



Yin Chuan Shi ji

银川史记

阿尔 著

阿尔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银川史记 | 阿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川史记 / 阿尔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1.12

(70后·印象诗系)

ISBN 978-7-5525-0069-1

I. ①银… II. ①阿…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561号

银川史记

阿尔 著

责任编辑 冯中鹏 靳红慧

封面设计 蒋 浩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286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069-1/I·20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70后·印象诗系》编辑说明

臧棣

当代诗歌的进程中，70后诗人的出场，随之而来的迅猛崛起，确乎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不仅诗歌读者感到意外，而且诗歌界内部也感到意外。对有些诗人来讲，由于70后诗人的登台，原先似乎清晰可辨的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变得无从把握。原来设想的从始于1970年代的地下诗，延伸到朦胧诗，再转换到第三代诗歌，并进而扩展到后朦胧诗的这一当代诗歌的谱系，本来就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中遭遇了离析，但在诗歌史的评述上似乎还有折中的办法。而70后诗人的星火燎原，则彻底捻灭了人们对修复原先的当代诗歌谱系的动机和可能。

70后诗人对当代诗歌谱系的震撼真的会如此强烈吗？很多人会对此持怀疑态度。就在几年前，在很多评论者的眼中，70后诗人还被看成是当代诗歌日趋堕落和轻浮的一个标志。他们的诗歌和立场被强行按在市场和物质的道德背景里经受灵魂的拷问。没有历史感，缺少人文抱负，缺少精神关怀，沉迷色情意象，流于日常的琐屑，口语化甚至口水化等等。这些围绕着70后诗人的指责和抱怨，与其说是对70后诗人的写作水准的不满，不如说是借着不满来巧妙地巩固着一种陈旧的诗歌史的观念。

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虽然他们的诗歌疆域将会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我觉得，70后诗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出场和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当代诗歌走向的预设，而

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可能性。与朦胧诗人和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70 后诗人所受的教育最完整，几乎没受到政治运动的扰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能力都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诗歌感官与前几代诗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一直到现在都被诗歌界忽略着，甚至被 70 后诗人自己忽略着。

70 后诗人在改变当代诗歌的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当代诗歌的新的问题。他们的写作会让我们重新反思当代诗歌的起点问题，也会促使我们考量不同的诗歌路径的问题。此外，对当代诗歌的代际关系，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新的不同以往的挑战。他们对当代社会的物质性的回应远远超出了前几代诗人，其中有曲折，有小打小闹，但也不乏新颖大胆和卓有建树的探索。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一代人的创作展示了当代诗歌的新的能量和自信。

这套诗系，或许能让人们从更多的侧面了解 70 后诗人是如何出牌的。

不在路上的达摩流浪者（代序）

——答诗人安琪问

提问：安琪

回答：阿尔

时间：2010-12-8

地点：北京—银川

形式：QQ

安琪：阿尔好！每次叫你我总要犹豫一下，不知叫哪个名字好：混子？阿尔？张涛？干嘛取这么多笔名呢？最终要确认哪个？借此机会给个明示吧。

阿尔：安琪好。其实我一直用的笔名是阿尔。这个笔名与梵高有关。梵高当年在法国阿尔画出了很多惊世的作品。用这个笔名，是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致敬。再就是希望自己能像梵高那样，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更多的灵感和力量。

宁夏混子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的网名。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吧，刚学会上网，得有个网名，我是宁夏人，又很喜欢崔健的歌，刚好他有首歌叫《混子》，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的网名弄成了宁夏混子。可能是在网上活跃了一段时期的缘故，很多朋友就把我叫混子了。有的编辑给我发诗歌，就用宁夏混子的笔名。我是那种比较懒的人，也懒得去解释，就这样混乱起来了。更有人还以为我是黑社会出来的，或是地痞之流呢。

安琪：呵呵，张涛是你的本名了。以后你打算以哪个名字为主？能不能就此确定下来？

阿尔：肯定是阿尔了。混子这个词其实现在我是不太喜欢的。到这个年龄，自己应该正经一点了。对待写作，感觉应该是相当严肃的事了。

安琪：你的《银川史记》就是足够严肃的一件事，说说这部长诗的写作背景、目前状况及总体设想。

阿尔：《银川史记》的构思应该是在2003年。那年我在宁夏70后女作家平原和曹海英女士的推荐下，到银川晚报社工作，职务是银川晚报社副刊部主任，负责副刊和宁夏历史文化的报道。

当时宁夏的文学形态还大都是类似乡土题材的东西。很快，以银川晚报的副刊部为中心，再加上我的老师陈继明，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朔方》当编辑，并在《新消息报》做兼职副刊编辑，开始扶持像我，金瓯，文征，臧新宏，何武东，张联等等一批当时还未浮出水面的，个性和姿态相对来说比较另类一些的作家和诗人。

同时，因为兴趣和爱好的原因，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进入这个圈子的不仅仅是作家，还有喜欢音乐的一些朋友，比如乐评人刘均，李爵士，摇滚乐手苏阳，记得还有工笔画家任重，那时，还认识了诗人苏非舒。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泡吧，看银川的地下乐队演出，再采访，写稿子。过了几年这样的自我感觉是“垮掉”的生活，抑或是“小资”的生活。

然后，有个想法很强烈，想写一个我们这个圈子里各色人物的长诗，就这么开始了《银川史记》的写作。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做民刊《原音》，当时不想做纯粹的诗歌民刊，想做一个带有泛文化的东西，有诗歌、小说、摇滚乐、爵士乐，等等吧。我们在一起琢磨，提出了一个创作概念，叫硬表现主义，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想表达的是反当下现实主义的写作，直接进入现实写作，硬生生地来表现当下人的生活。《银川史记》也基于这样的概念，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历史，

都可以进入历史的，都可以有自己的史记，于是就有了《银川史记》。这个长诗到现在其实还没写完，到这几年，我想还是以碎片的形式来一帧帧构成银川，我们这些人的生活，传达出我们这一代的精神图景，就像金斯伯格，凯鲁亚克，我想把一代人的东西呈现给以后。还有个想法，就是想在50岁以后，用小说的形式真实地写出来。

安琪：就是说你这个《银川史记》其实是当代的当下的，而非通常概念中的银川历史传承？

阿尔：是的。我觉得诗歌的当下性是最重要的。至于银川的历史传承，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对宁夏，或是银川的历史，现在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我喜欢历史，也喜欢宁夏的历史，宁夏的历史有种神秘感，也很丰富，因为喜欢，就和一些朋友在做这方面的事，比如最近在做一本关于宁夏图书馆史的书，还有一本关于银川读本的书，等等吧，我想，做的这些应该会在我的诗歌中有所呈现，或者有暗地里的融合。这，才应该是一种历史传承。

安琪：记得你说你是河南人，怎么到了银川并定居下来？大学分配的？还是另有因果缘由？

阿尔：对河南而言，也许只是一个籍贯。好像没有太多家的感觉了。我1972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唐河县，很小就和父亲在宁夏了。

我父亲是复转军人，在青海当兵，大概是一个导弹部队，老人家今年去世了。很后悔没和他聊聊他们当年在西北的往事。他们那个部队很神秘的。后来父亲复员到宁夏石嘴山市，在一个军工厂工作。这个军工厂和国家的人造卫星，等等很多军事机密有关系。记得每次父亲出差回来都要写思想汇报啥的。现在这个厂军转企了。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还盛产煤，被称为煤城。在这之前，和汉代屯边还有点关系，据说蒙恬就在这个地方屯田守边，遗留下很多古迹。但

这和我的命运无关。

我到银川完全是因为诗歌。初二时在一个同学家看见他写古体诗词，还有新诗，带点押韵的，觉得挺好的。就学着写。就逐渐喜欢上了写诗，现在觉得那时写的不是诗，是顺口溜，

高一时正好赶上朦胧诗兴起，家里很支持我看书，给我订了很多杂志。对我影响大的有《中学生文学》《诗歌报》。再后来是《五人诗选》《西方现代派作品选》。不过我的学习不好，偏科，考大学根本没戏。

高三时给宁夏作协的一个杂志《塞上文坛》投了一个算是评论的东西，这个杂志的主编吴淮生先生，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不仅把我稿子发了。还到学校看我，时间好像是1991年。看我偏科厉害，就推荐我到宁夏作协和宁夏电大的一个专为宁夏文学青年办的作家班学习，好歹混了个文凭。

在那个班里，认识了好朋友金瓯，他家是图书馆的，给我推荐了不少好书。带我们班的是陈继明老师，他给我们讲的课很广泛，既有西方现代派，也有对明清笔记小说的独到见解。金瓯则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读书很透，对我影响很大。那几年还认识了不少银川的文艺青年，何武东、臧新宏、文征。都是在那时候认识的。1991年年底吧，我们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小报《吉普赛人》，版是自己刻的蜡纸，到街上用油印机印出来。

1993年7月毕业，本来有机会去西北大学作家班混几年的。因为毕业证发晚了。就回石嘴山大武口了，在厂里上班。到一线当了几天操作工，然后就到工会做干事，写材料啥的。一晃就是十多年。这期间，写诗，结婚，继续办《原音》过着正常的生活。

应该是2002年吧，诗人祁国、瓦兰来宁夏，我们一起待的很开心。后来参加太行山诗会、西峡诗会，认识了苏非舒、安琪等不少诗人。这时，陈继明老师调到《朔方》杂志，对宁夏70后很扶持，他以《朔方》的名义，做了一个宁夏70后作家笔会，于是认识了《银川晚报》的平

原、曹海英，都是很优秀的女作家。在她们鼓励下，我给晚报做了一个作家专访栏目，并在她们两位的帮助下，到晚报兼职做编辑。同时，在网络上，我也比较活跃。

到晚报后，我们做了一个大地诗会，苏非舒就是在那个诗会上开始了“诗行为”。因为是兼职，在企业慢慢呆不住了，晚报也解决不了我的身份问题。正好宁夏日报报业集团要创办一个报纸，总编辑张强也是一位诗人，60年代的。他找到我，很激情地说服了我，因为我当时还在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在谈。于是在2003年12月，我从企业出来，参与创办了《现代生活报》。也就这么着，到了银川。也有打算去北京漂一漂的，但从内心里讲，自己还是喜欢安静一些的地方，北京太吵了。就放弃了。

说起来，在那几年，我还曾经想调回河南老家工作，到河南南阳电视台干了一周多，可是自己已经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就回来了。

安琪：你说了这么多老师朋友对你的帮助扶持，我自己却多次感受到你对朋友的帮助扶持，譬如你当年极力推荐张联给《中间代诗全集》，后来又极力推荐王西平、谢瑞等。诗人是喜欢群居的孤独动物，你经常和朋友交流诗歌吗？自己比较倾向哪一类型的诗歌？

阿尔：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5年以前，那种交流还是很多的。我经常和阿翔和湖北青蛙通信，觉得很珍贵的。还经常和银川的这些哥们交流，读书，写作，氛围很好。

那时通宵达旦地喝酒谈写作是很多的。最好笑的是一天深夜，睡得正迷糊，金瓯打来电话，和我谈他一个小说的构思，兴奋得不行。说完，他来了一句，这么早你就睡啊。把我羞愧得不行。等挂了电话，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现在不太喜欢交流了，是觉得自己的创作已经进入了该有的状态，读书、写作、思考、足矣。至于你说的帮助诗人之类的。我没觉得什

么，分内之事吧。我这人很喜欢交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做点什么还是应该的。关键也是他们的东西好。至于我倾向的诗歌，我觉得应该是“有为”的诗歌，即“独立，态度，智性。”

安琪：你对摇滚乐的迷恋是朋友圈都知道的，那次看你举手投足间动作很协调，一问，果然练过摇滚乐。摇滚乐在艺术界一向以前卫异类著称，它对你的人生观、诗歌写作产生什么影响吗？你参与举办过几次宁夏摇滚乐活动，请说说。

阿尔：呵呵，摇滚乐不是练出来的。你说的那是霹雳舞。

我在上世纪90年代迷过一段时间的霹雳舞，因为喜欢其中的音乐才开始知道欧美有这么好的音乐。摇滚乐其实是一种文化。需要说明的是，我对摇滚乐不是迷恋，而是基于摇滚乐传达给我的一种文化态度：即反体制。摇滚乐是对当下流行文化的对立，并上升到对体制的对抗——用音乐。

还要说明的是，我喜欢的音乐不仅仅是摇滚乐，还有爵士乐，布鲁斯，古典，交响，等等。我最喜欢的是巴赫。古琴也很喜欢，比如李祥霆的即兴。我的很多诗歌是在古琴的绕梁里写出来的。

在博鳌诗会上，我讲过一个观点，中国当代诗人不如中国当代艺术家彻底。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中国诗人为诗而诗的创作是一个普遍性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诗人都是精通音律的，诗和歌，本身就是一体的。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有诗，却无歌。所以，我们的诗歌看起来是单薄的。软弱的。没有态度。说起摇滚乐的前卫或者异类，其实都是受话语权的影响，摇滚在中国是几乎没有话语权的。我们只能是被摇滚乐。

摇滚乐在西方，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艺术形态了。有流行摇滚乐、艺术摇滚乐、朋克摇滚乐，等等，而且诗人身份的摇滚乐音乐家比比皆是。诗歌和摇滚乐互为影响，产生了很多经典。这种正常的合作，在

中国诗人群体里，却有点不可思议。据我所知，也就是黑大春、颜峻在做，或许还有周云蓬。说到这里，我觉得，不应该说是摇滚乐对我的人生观和诗歌有影响，而是音乐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我的写作越来越倾向于在节奏中展开，并且趋于激进。

宁夏的摇滚乐活动我做得不多，只是参与。做民刊《原音》的初衷就是想把宁夏地下音乐的东西呈现出来，后来不喜欢了，就不关注了。这些年，到银川演出的国内乐队越来越多，偶尔去看看，感受一下，挺好的。当然，作为媒体，报道肯定是要做的。

安琪：请说一下《原音》。

阿尔：说《原音》会很长。1991年我们在学校办了一个文学油印杂志，开始叫《箐园》。后来改名叫《太阳风》。当时参与的人很多。

1991年我到银川读那个作家班，办《太阳风》的核心人物也到银川了，记得是蒋勇，现在拉萨做自由艺术家，还有一个是郑敏，现在是老师。在银川就认识了画画的何武东，大家决定办个东西，就做了个油印报纸《吉普赛人》，出了2期，再就认识了金瓯、文征，然后《吉普赛人》就被交流到了兰州，臧新宏当时在兰州商学院读书，把他们办的刊物寄给我们。后来《吉普赛人》就改成打印的，文征那阵在一个印刷厂打工，打印出来，印了些，乱发着。

1993年我毕业，回厂里上班。期间老去银川，和金瓯他们一起经常喝酒、谈文学，苏阳这时也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大家就商量把《吉普赛人》如何继续下去。达成的意见是，每期由一个人来负责经费和组稿，以“吉普赛人诗社”的名义出一期刊物，每期一个主题名。出了几期忘记了，反正是大伙每期想的名字都很有意思，五花八门的，好像有一期叫《错觉》。

到了2001年左右，见到了刘均，他喜欢一些先锋的东西。在我家聊了一夜，决定把吉普赛人改为《原音》，意在记录宁夏的文化发声，

原生态的文化。就叫《原音》了。开始因为经费的原因，出了一期报纸，再后来，就是做刊物。介绍了宁夏的一些地下乐队。李爵士就是在那时给我们供了几篇国外的爵士乐评。后来觉得杂志麻烦，就把《原音》弄成书一样的，封面是牛皮纸，作者也很广，全国各地的。

2003年年底，我到银川，没时间做了。就在我供职的《现代生活报》开辟了一个副刊版，就叫《原音》。再后来，我们成立了银川市诗歌学会。这段历程中，原音网站和论坛一直在做，从去年开始，《原音》复刊，出了两期，都是报纸形态。以后怎么做，还没想好。觉得中国民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民刊这个称谓，该消失了吧。

安琪：你对民刊的看法也许与你们的《现代生活报》给你的发挥空间比较大有关，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借助民刊发音了。你们今年做的“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在文学界反响很大，涉及的诗人横跨改革开放30年中国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萌生这个创意的动力何在？

阿尔：不是不必借助民刊发音的问题，而是随着网络，印刷技术的发展，诗人发音的通道多了。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自己的小众杂志或者刊物了。

至于我们推出的“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吧，办报纸副刊这么多年，发来发去的作品太琐碎了，才和西平有了这个动机，并在做的同时不停地为这个动机充实，诗人的生活还是我们最为关注的。而这也同样为读者关注。这个访谈我们打算继续推下去，并将结集出版，目前正在筹措资金，希望能做成一个工程，尽可能地把中国70后之前的优秀诗人都拉进来，全面地展示中国当代诗人的状态。

安琪：了不起的抱负，目前看来也基本达成。你在写作上有同样的抱负吗？

阿尔：我在写作上是比较随心的，不为写作而写作。当然也有所

谓的抱负，就是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最近在写一个长诗《四十二章经》。可能是受禅宗的影响吧，写一些道理的东西出来，打算两年时间写完，目前已经写了两章。

安琪：你一会儿“史记”一会儿“章经”，很中国口气。对你的写作影响较大的是中国还是外国？主要阅读方向呢？

阿尔：我读书比较杂。最早对我影响大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很系统地读了，只要是能找到的。对我的诗歌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从2005年以后吧，阅读的范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没有系统地去读，散着读。读一些古诗，看几个明清笔记，毕竟是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还是在的。我有个老师郭文斌，他一直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经常会和他聊聊，感受颇深。

这几天在读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最喜欢里面寒山写的诗，很安静的东西。我最近的诗歌也在试图找到这样的意思，这样反而写得很简单，很舒服。此外，我还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当然，不是那种流行的历史戏说之类，是更早一些的，是五四之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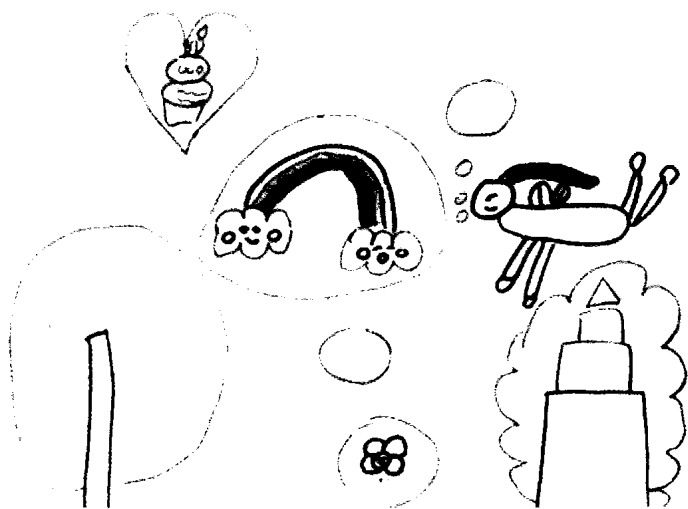
安琪：好像每个中国人都走着这样的路，青年激进，中年开始陆续回归传统。读书、行路，一直也是中国人的喜好，你走的地方多吗？它们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

阿尔：这是必由之路吧。不过，诗人应该多走路。

到媒体后，因为工作关系，走的地方很多，大半个中国吧。除了正常的出差，我还是喜欢那种随意的旅行方式。不过奇怪的是，我的诗歌写作却没有很好地传达出我在路上的诗意。2004年我们曾经穿越青藏和川藏线，历经生死，我却只有日记和几个随笔，去年和西平在呼伦贝尔草原长途奔走，也没有产生诗歌。这，或者是远和近的关系吧。也就是说，在路上，我们并没有接近大地。这，或许是个悖论。

安琪：麻木了吧？通常情况易感的人容易被万物触动，你觉得自己是感性多些还是理性多些？除了诗歌，还写过其他类型的文本吗？

阿尔：未必是麻木。诗人肯定是感性的。我也是感性的。我不喜欢读哲学的书，廉价电影也会使我热泪盈眶的。除了诗歌，我写过很多随笔，也开过人文地理的专栏，还写过一些人物的传记，以及企业的厂史。因为在媒体，文本的变化比较多些，也好写，感觉比诗歌好写。



目录

序言

不在路上的达摩流浪者 / 1

卷一

银川慢 / 3-93

卷二

银川安 / 97-219

卷四

银川哦 / 223-252

卷四

银川呀 / 255-275

附录

细节的音乐，音乐的细节 / DaJun / 279

激情的边地歌手 / 非飞马 / 284

本书的最后一首诗（代后记） / 293

银川慢